

蚀心者

辛夷坞

有时候，
没有早一步，
没有晚一步，
在时光的荒野里遇上的，
不一定是缘，
也许是劫。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辛夷坞
蚀心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蚀心者 / 辛夷坞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774-6

I. ①蚀… II. ①辛…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5669号

书 名 蚀心者

作 者 辛夷坞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李国靖
选题 策 划 李国靖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莉
特 约 编 辑 张 昕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980mm 1/16
字 数 295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774-6
定 价 29.8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好的写作是一场抵达

当我提笔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忽然想起四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北京一个临时找来的小屋里，那时我怀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半是不屑半是应付地拿起一本据说很有名的网络小说准备阅读，因为第二天我要在刚入职的新公司讨论它下一步的营销方案。而之前，我一直自足地做着一份全国知名报纸的执行主编，自以为还是一个有所坚持和追求的文学青年。譬如，从来不看网络小说。

然后，我内心的轻视被完全击溃。凌晨两点，我哭得稀里哗啦，像一个失恋患者。

那本书的名字叫《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现在，众所周知，这本书已经被拍成电影，并且成为影星赵薇的导演处女秀。但很少有人知道，赵薇当时也很纠结，因为之前她已经拒绝了很多找上来的项目，有内地的、台湾的，有传统文学的甚至先锋文学的。虽然她自己也被这部小说感动，但多少有点不确定，一部这么年轻化且架构、故事并没有那么复杂的网络小说是否能够撑起一部电影，达到她想要的重量。于是，她给身边的很多优秀编剧朋友送了这本书，听他们的意见，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也送了李樯一本。

她已经做好了马上被嘲笑做准备。

结果，这个因为《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而扬名国际的知名编剧，大半夜也哭得稀里哗啦。并立即给赵薇打电话，说你一定要拍这部电影。

李樯后来跟我在电话里说，赵薇觉得他一定看不上这种小说，但没想到看完了他比谁都感动。

好的创作是一种抵达。

可以花哨，也可以朴素；可以很技巧，也可以很笨拙；可以玩深度，也可以很简单。随便一个写作者怎么去包装他的作品，但好的小说，就是能够不失准头地，穿过那些形式的森林，抵达你的内心。

对应辛夷坞各个时期的作品，你尤其能够理解这一点。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描写当下年轻人真实的大学生活及爱情，稍显青涩但足够真诚；《原来》将一对恋人的爱情写出了变奏曲一样的层次感，故事简单但铺陈细腻动人；《山月不知心底事》开始变得荡气回肠，将一个被生存、欲望和爱情裹挟的女强人的前半生描摹得惊心动魄；《许我向你看》则到达了一种结构的极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里，几条爱情线却穿插得舒缓有致、脉络清晰；《浮世浮城》，作者小小地颠覆了一下，开始将笔触攀爬进更为现实或冰冷的围城，以期待制造出一些心酸的浪漫——无论辛夷坞怎么挑战自己的写作难度，或变换她的写作手法，小说里展现的人性和情感总是充沛的，充沛到足以让你和小说里的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人物神交而永不担心缺乏共同语言。很多时候，你甚至会有种错觉，你也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只不过是隐形的。

然后在《蚀心者》里，作者来了一个所有人意料不到的大爆发，和之前的作品都不一样，又似乎都有一点点它们的影子。这个酝酿五年的风格大作，像一个历练多年终脱胎换骨的 Office Lady，举手投足都充满着干练和自信！

辛夷坞说，这是我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没有之一。

交稿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她亲口这么讲，心里小惊了一下，觉得这不是我认识

的一贯低调谦虚的辛夷坞。后来她又很认真地说了一次。我只好推掉眼前所有的工作，立马开始阅读。当我看完全文的时候，我在感动和震撼中再次重温了一个真理：永远不要低估女人。

小说开始于一个破败的傅家园子里，这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如今早已迁徙出故地，只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园丁和傅家的一个被遗弃的私生子守着曾经的记忆。几房后代里，有的繁华，有的落寞，飘散在各地，几无联系，却不曾想那点血脉最终会因为利益之争而再次“团聚”。然最终的讽刺并不针对这个豪门内斗，辛夷坞写的还是爱情，但这一次的爱情，不是我们熟悉或期待的那个面孔。至少，从发生的那一刻，就多少带了一点传奇性。这也一度令人担心共鸣性的问题，但好在之后的镜头，作者已完全擦除了家族关系带来的年代感，反而借由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挣扎让时下所有的人性现实实现了一次高技术含量的井喷。爱情，因此不再呈现出言情小说里一贯的死去活来、你依我依的旧模样，而更像是一次旱地里的粗野作业，不管果实是否成熟，那些绿茵茵的作物被一把生拉硬拽出来，带着断裂的血与土。那种悲剧效果是触目惊心的。

辛夷坞兴致勃勃地制造了这次断裂，无论是人性的还是爱情的。世界是变化的，地球也在每分每秒地自转着，凭什么一个人不会变？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短暂的。而更为高明的是，辛夷坞并没有把这种变化当成小说高潮的开幕式，在这个小说里，她放弃了很多作家喜欢的这种突然袭击，而是让读者带着早预想到的结果去体验过程。女主在对男主产生爱的那一刹那起，她或许就已经很笃定地知道男主并不爱她。之所以还坚持走一段时间，只不过是有些时候，即便你的那些戏码感动不了别人，感动感动自己也是好的。至少，那能让你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体温。而脆弱的时候，没有人会挑剔一个可以相互取暖的物种。

这种错位感，像极了《甜蜜蜜》里的黎小军和李翘，两个明明很有感觉的人死活不敢承认爱情。很多次可以花好月圆的时候，都被心底里那个跟生活未赌完的一口气而生生扭转了剧情。电影里，李翘很理直气壮地凶对方：黎小军同志，你来香港不是为了我，我来香港也不是为了你。但观众很清楚，这话更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这个世界，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忘了为什么出发。这句话很令人唏嘘，也让人充满联想，其间可以填充无数的波折和故事，也因此被很多作家当做自己作品的骨架。但辛夷坞这次做了一个巧妙的推翻，她在想，如果原来开始的方向就是错误的，那么后来的错误还是错误的吗？

没有过多的纠缠，因为那不是爱情；也没有多余的细节，因为那就是人生。只要上路了，那就决绝地走下去，前方，等待你的可以是无数个开始，也可以是无数个终点。人生赋予你的过程的精彩和跌宕永远超出你的预期，也永远比一个简单的结果更为震撼心灵。

这次的阅读，不适合放舒缓的音乐，虽然是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但你绝对不要指望自己可以心平气和地甚至分好几天时光去慢慢享用它。只要打开书的第一页，你就被绑架了。不过不用担心，只是一次过山车，但绝对是速度最快的那种，快到你的尖叫还来不及发出声，你就已经平安降落了，不过给你造成的那些耳鸣，至少要绕梁三日。

那就好好回味吧。

这本书值得一读再读。

李国靖

北京儒意欣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策划人



目录 CONTENTS

001 序 好的写作是一场抵达

001 第一章 瓜荫洲之秘

008 第二章 狐园迷梦

017 第三章 烂泥与花

024 第四章 佛祖脚上血

036 第五章 我赢了吗

046 第六章 豪门弃儿

053 第七章 云烟旧梦

063 第八章 不离不弃

072 第九章 家贼难防

079 第十章 蚀心之约

086 第十一章 洞若明镜

093 第十二章 遍体凉透

100 第十三章 黑暗与光

110 第十四章 你就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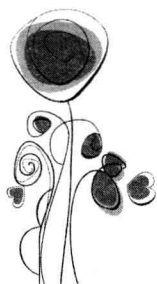
118 第十五章 你应该走的

124 第十六章 蠢蠢欲动

131 第十七章 请你原谅我



141	第十八章	睁眼闭眼间
149	第十九章	另一张脸
156	第二十章	走狗与毒蛇
164	第二十一章	如果没有你
172	第二十二章	热水投冰块
182	第二十三章	都可以先生
189	第二十四章	两个拥抱
198	第二十五章	最好的味道
208	第二十六章	谎言大冒险
218	第二十七章	复杂的简单
226	第二十八章	我们怎么了
236	第二十九章	请你跟我走
245	第三十章	持灯觅火
252	第三十一章	我爱过你
260	第三十二章	爱极无不舍
268	第三十三章	石头做的心
275	第三十四章	拿什么偿还
282	第三十五章	回首已成灰
292	尾 声	



第一章

瓜荫洲之秘

瓜荫洲在方灯的印象中就像一幅老旧的苏绣，娟秀，却蒙了层光阴的灰。你觉得它应该是好的，但总是看不仔细。兴许还受了潮，闻上去湿漉漉的，但那也是别处没有的幽凉矜持的霉味。不过，一周前，这还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中，她生在更南边的省份，活了十五年从未踏上过这座父辈曾生活过的小岛，就如同她从未亲眼见过苏绣，一切都来自姑姑朱颜清醒时的描述。

八个月前，姑姑死了，就剩下方灯父女俩。因为欠了钱，债主追得凶，她父亲走投无路，才带着她迁回了这里。至于钱是谁欠下的，姑姑还是父亲，方灯不知道也没有问。她已习惯了从这间平房迁徙到那间棚屋。这一次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是瓜荫洲，一个她完全陌生却又能叫出许多小巷名字的地方。奔赴一个未知的前方，头一回不是“去往”，而是“归来”，方灯发现她并不讨厌这种感觉。

搬过来之前，方灯刚念完高一上学期。这一回她父亲嫌转学手续麻烦，不想让她上学。虽说上学那点儿钱他勉强还拿得出，但是他觉得学那么多知识没什么意思，

那点儿钱还不如用来买酒喝。方灯也没有和他争。即使相对于所投入的时间、精力而言，她的成绩还不赖，她也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有凭借苦读成为社会栋梁的一天。最后这件事还是靠了街道办和学校那边来人的游说，用了“国家鼓励女孩也要多读书”，“反正已经念了半学期，好歹拿了毕业证才不吃亏”等理由，她父亲这才点了头。这个男人的强横只会出现在酒后和女儿面前，对于大多数外人，他总是唯唯诺诺。尤其和“公家”或是“国家”的字眼沾边时，他决计不会有说半个“不”字的勇气。方灯在小屋角落看着父亲佝偻着背送走来人，觉得有些可笑。下午她自己冒着雨去办好了入学所需的手续。

瓜荫洲只有一所中学，涵盖了初中和高中，里面就读的多半是岛上居民的孩子，全校师生也不过三百余人。这学校的前身是教会创办，解放后才改为公立，至今还有一两个年老的“姐妹”尚在为食堂和图书馆服务。这些标本似的老人和散落在岛上四处的破败洋房一样，都在昭示着小岛的过去。

一个半世纪以前，瓜荫洲还是这城市边缘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岛屿之一，因为岛上遍布瓜田而得名。世代居于此的人们靠海吃海，多以捕鱼为生。时值战乱，民生多艰，这里又是出海通道，岛上不少人沦为“猪仔”，被半骗半卖到异国他乡做苦工，还有一小部分人自己熬不住饥荒，漂洋过海下了南洋。这些飘零客很多都成了他乡的孤魂，落魄不得归根，可是也有不少人凭着胆大命大发发了洋财。当地人脑子灵，挨得苦，而且重乡情恋故土，无论在外混得如何风生水起，都盼着老来落叶归根埋骨小岛，所以那些衣锦还乡的豪客多在岛上重新置地兴建洋房以供家人安居和自己老来归依。白花花的洋元源源不断地涌回这曾经的孤岛，渐渐地，瓜田被红瓦白墙取代，纵横阡陌的泥泞乡路铺上了青石板，曲折蜿蜒地通向掩映在繁花绿树丛中的高门大户。从那时起，瓜荫洲就是远近闻名的侨乡，城里别处的有钱人也慕此地风光来此建宅。一时间小岛富贾云集，豪商遍布，繁华笙歌整日与海风湿雾相伴……

不过，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经过了百余年变迁，先是抗战时的日军蹂躏，后有“文革”期间的动荡，那些有钱人家的后代多数外逃，留在了海外，没有迁走的人家多半也衰败了。别致堂皇的洋楼别墅人去楼空，解放后的新工业进程又带来了大量的新居民，方灯的爷爷辈据说就是那个时候移居岛上的。他们以社会主

义新主人的身份住进了过去普通人只能仰望的亭台楼榭，那些花园、回廊、小楼、大院被分割成无数个逼仄的小房间，飘香的白玉兰树和森森古榕之间飘荡着晾晒的内衣裤，遥远而朦胧的精致富贵被热闹俗辣取代，只有巷子里时常被偷了配件的铜质街灯和斑驳蒙尘的大理石雕花扶栏仍固执地诉说那段过去。

方灯从来都和精美奢侈无缘。她能感觉得到，岛上每一个荒废院子的角落，每一块残破青砖缝隙中溢出来的旧日风光，都是和她的生活大大不同的，但却又很难去细细想象究竟不同在何处。可是即便她只有十五岁，也隐约知道，哪怕瓜荫洲的盛景不可能再复返，逝去的繁华就好似凋落的文明，也总有那么一种难以言喻的诱人气息，远胜过原始的贫瘠和荒芜。况且这里还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恩赐，满岛的绿荫，湿润的海风，姑姑和爸爸钟爱的偏甜家乡口味。她想不通他们当初怎么舍得离开？

正赶上雨季，淅淅沥沥的小雨这一周都没有停过。方灯从学校回来的路上忽然想，说不定自己过去对于瓜荫洲总是水汽氤氲的想象，不是因为姑姑提起往事时嘴里吐出的烟雾，也不是她沉默下来时藏在木然面孔后的忧愁，而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是是个难见天日的地方，不是雨就是雾，让人骨头里都阴郁了起来。

到了巷子中段的一处民房，她收了伞，钻进黑且窄的过道。门口杂货店老板的声音和过道里扑鼻的尿臊味一样阴魂不散。

“方家小妹，不叫我去和你们家‘血脓’喝酒？”

方灯没有应，抖了抖破伞上的雨水，噙噙地上了楼。她和父亲最新的落脚处在岛正中央的一条巷子里，确切地说是在废弃的天主教堂和圣恩孤儿院这两幢旧式建筑之间的缝隙里搭建的一处违章建筑。楼下是全岛唯一的一间杂货店，斜对面则是瓜荫洲大名鼎鼎的傅家园，位置也算得上“得天独厚”。杂货店老板用红砖砌墙，歪歪斜斜地堆砌起两层半的小楼，顶上覆盖着石棉瓦，一层是店铺和自住，楼上隔出的几个“鸽子笼”分别租给几家人。方灯和父亲就住在那半层多出的“阁楼”里。每逢外面下大雨，几乎可以触到头顶的石棉瓦就会开始滴滴答答地下小雨。

走进用布帘子隔成两半的小开间，果然不出方灯所料，她父亲方学农正躺在外面那张竹床上打瞌睡。出门前她用来接住屋顶漏雨的小塑料桶已经满满当当，不断有水从边缘溢出来，而方学农却依旧睡得安然，浑若未觉。

方灯一言不发地拎着桶走到窗边用力泼向街心。大概是门板被溅上了些水，楼下的杂货店老板咒骂了几声。就在这时，她眼尖地瞧见对面傅家园里东侧那栋房子二楼朝街心的窗口帘子动了动，里边的人或许是被她制造出的哗啦啦水声惊动，有只手微微撩开了窗帘一角，露出立在窗边人的半张面孔，帘子被重新放下来之前，原本敞开的半扇百叶窗从里面轻轻带上了。

这还是方灯住进来之后头一回觉察到对面的动静。之前几天，那扇在一条小巷和大半座花园之外的窗子始终覆盖着厚重的猩红色绒质帘子，窗里的世界就和曾经盛极一时而如今早在时光中化为传说逐渐荒废的傅家园一样神秘。不过是二三十米开外的距离，却与小巷这一端的私建小楼宛若云泥之别，哪怕这边的生活更加鲜活，更加人声鼎沸，更充满俗世中应有的气息，浑浊的、鄙俗的……活着的气息。

没错，与这一头相比，对面的傅家园死一般的沉寂。如果不是雨打在它院子里参天古榕上的窸窣声，风呜呜地穿过空荡荡的四面回廊，偶尔雨小一些的时候鸟雀翅膀拍打着攀附在小楼墙面的鸡血藤的叶子，它就像一个被冻结在时光里的巨大水晶棺材，或者是聊斋故事里一幅妖异的古画，静谧，幽凉，仿佛没有什么风霜雨露能侵蚀那帘子后的世界分毫。

这才是朱颜姑姑叙述里的那个瓜荫洲，这个蜷缩着藏在废弃了大半的巨富庭院里的瓜荫洲之魂，和方灯、她父亲方学农、楼下的杂货店老板一家，以及如今大多数岛上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这帘子后坐着一个人，方灯心想，那应该就像朱颜姑姑一样，美人老去了，枯竭的皮肉中都还有令人遐想的旖旎，她端坐灯下，远处的人们在影影绰绰中揣测她昔日的荣光。

不过，这也只是方灯这个小女孩的想象，但凡她往深处探究，就会发现这想象多么牵强。傅家当年显赫一时，如今虽比不得往日，儿孙多半散布海外，但也算不上没落，至今圣恩孤儿院的一部分经济来源还来自傅家后人的捐资。富贵人家的后代是什么样的，方灯说不清，但决计不会像朱颜姑姑，要靠着“那种”营生混口饭吃。况且姑姑和她父亲方学农是一个妈生的，上辈都是苦出身，和富贵毫无半点瓜葛。这些方灯都心中有数，她只是困惑，为什么有人说……

“你再怎么折腾，这屋子也不会光鲜亮丽到长出一朵花儿。”

方学农在竹床上翻了个身，哑着嗓子嘟囔了一句，打断了方灯的想入非非。

方灯重重将塑料桶放回原地，伶牙俐齿地顶了回去：“我不折腾，你身上都能长出青苔。”

方学农哼了两声，像是在笑。难得他在没有活干的下午没有喝醉。在岛上住了几天，方灯就深刻感受到她父亲不愧是从瓜荫洲走出去的人。这儿的老居民大多还能叫出他的名字——当然，他们多半记得的是他那个并不好听的绰号“方血脓”，那一张张笑着打招呼的脸上挂着如出一辙的轻蔑。

怪不得别人看不起，方灯也知道父亲窝囊。他年轻的时候就没有正当工作，靠着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干的活计谋生。比如说，谁家孩子恶病夭折，通常就会交给方学农，只需付他几个钱，或者一些米、面也成，他就出面找地方把孩子埋了。又或者岛上有丧事，扛尸、抬棺、撒纸钱这些他都拿手。实在没有此类活干的话，替人清理便池、收收垃圾，只要能够换来足够糊口的钱他都愿意做。方学农没什么胆量，也没脾气，任谁恶言相向都笑嘻嘻的，平日里也不修边幅，有点闲钱就买酒喝，所有人都把他当做一个笑话。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促狭鬼起的头，大家就依他名字的谐音叫他“方血脓”，他也照样应着。

跟同母异父的妹妹朱颜一同在外那几年，方学农起初只打打散工。他酒喝多了，做不了纯粹的体力活，方灯记忆中的孩童时代总是饱一顿饥一顿的。后来有一天，朱颜姑姑在他们住的棚屋里扯了块旧布帘，方学农拉着小方灯在门外屋檐下坐了一下午，无论女儿问他什么他都不吱声。傍晚，方灯看到姑姑塞了几张钞票到父亲手里，她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太阳刚落山，天色有些暗，姑姑发丝凌乱，脸上却没有一丝表情。但是方学农接过钱就哭了，晚上喝酒砸碎了瓶子，一直醉到次日黄昏。再后来，他就时常从外面带回不同的男人送进姑姑的房间，然后坐在外面喝酒，再从姑姑手中接过或新或旧的钱，给他们三个买吃的。朱颜死后，方学农在外也混不下去了，就带着方灯回了瓜荫洲，打算重新操起旧营生。他时常恬不知耻地看着方灯笑，说再熬几年，闺女就可以给他养老了。

平心而论，方学农待方灯不算太差，他自己低贱到尘土里，但也有一顿没一顿地养大了唯一的女儿，并且也没怎么虐待过她，最多喝多了拿她出气，发发酒疯，

扬言要把她卖了。可近几年方灯也不太怕他了，卖了她，他连饭都吃不上，醉死也没人知道。他发酒疯的时候她也不怕，不久前就有一回，他喝多了，无理取闹地支使方灯干这干那，方灯写着作业，没有理会，他无名火起，揪住女儿的头发就往墙上撞。方灯挣扎了几下，头皮疼得发麻，还是摆脱不了他，急得抬腿朝这醉鬼的肚子踹了一脚，一下就让方学农住了手，跌坐在墙角许久站不起来。第二天他酒醒了，嘟嘟囔囔揉着肚子，却也再没提昨夜的事。

方灯有时会疑惑，这世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女人蠢到给她父亲那样的人生儿育女。但假若这个女人不存在，她又是怎么出生的呢？莫非她是抱养的孩子？可方学农养活自己尚且困难，哪里会伟大到收容一个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弃婴？有一段时间，大概在上小学之后不久，方灯怀疑自己是朱颜姑姑和别人生的孩子。她甚至怯怯地管姑姑叫“妈”，姑姑从不应她。她叫得多了，姑姑就会不耐烦地把她推搡开去。

至今方灯也没搞清楚自己从何而来，不过她已经学会了不在乎。她是捡来的也好，方学农亲生的也好，姑姑生的也罢，对她而言都没有分别。她还是那样长到了十五岁，再过几年，她就能做自己的主了。

方灯像平时那样坐在窗口就着外面的光线择菜，过不了一会儿就不由自主地朝另一扇窗看上一眼。刚才窗背后一闪而过的面孔激起了她内心最深处的好奇，可是直到她把明天中午的菜都择好了，那边仍旧没有任何动静，就连看惯了的猩红色窗帘都藏在了紧闭的百叶窗后，何况是帘子后的人。

方灯毕竟是孩子，好奇心切，发了一会儿呆，忍不住朝床上的人问了句：“爸，别人都说傅家一大家子人都在国外，那为什么院子里还有人住着？留下来的是谁？”

“你管这个干什么！”方学农半晌才答道。

“我就随便问问。不是说政府已经把房子还给傅家了吗？他们家这么有钱，怎么会让祖宅荒废成这样？”

“我哪知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和我又有什么狗屁关系？”方学农坐了起来，本来就不牢靠的竹床在他突如其来的动作下发出一阵尖锐的吱吱声。

方灯不傻，她早看出父亲虽然口口声声说对面的事和他们没有关系，但是每次她有意无意提起姓傅的，父亲总是特别的烦躁。他是个习惯了被人搓圆捏扁的人，

然而这几天当他喝了酒之后，也会下意识地朝对面张望。只不过不同于方灯的好奇，方学农看向傅家园的眼神中满是小人物的恶毒。这更对应上方灯心里巨大的疑惑。她已经懂得不少事了，外面听来的传言，还有过去朱颜姑姑无意中向她透露的端倪扭成一条无形的绳索。这绳索一端系着她和姑姑、父亲，另一端却如灵蛇一般逐渐朝那扇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的窗口延伸。想到这里，她再也按捺不住，索性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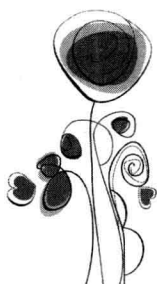
“姑姑以前生过一个孩子，他现在就住在傅家园是不是？”

方学农愣了一会儿，脸憋得通红，像是下一秒就会暴跳如雷，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放……放屁！你从哪听来……你姑姑怎么可能……她和对面的野种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

“你骗谁？姑姑都没有瞒过我。你去问问，这岛上谁不知道？”

方灯也不是说谎，姑姑以前嫁过人，听说对方就姓傅。姑姑也的确对方灯说过她曾经有个儿子，比方灯大两岁。而且方灯和父亲搬进来的第二天，楼下的杂货店老板和老板娘就拿她开玩笑——“哟，你不是朱颜的侄女嘛！怎么不住进对面的大房子？反正都是一家人。”

这藏在只言片语和流言蜚语中的一段过去，或许就是朱颜姑姑离开瓜荫洲的原因，也是方学农竭力回避的话题，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这在瓜荫洲却已并不是个秘密。



第二章

狐园迷梦

方学农睡前又喝了个烂醉。方灯躺在帘子另一边的小床上，听着玻璃酒瓶落地，哐啷一声，没碎，滴溜溜地滚过地板，紧接着父亲的鼾声一阵高过一阵。她试着让自己睡去，周围忽然传来泥土的腥气，她似乎才明白过来，此起彼伏的，不是鼾声，是风声。

风挟着草叶的尖端扫过方灯的面颊，她低头，不知名的寥落野花被她踩在脚底，四周是高得与她胸齐的干枯的荒草，在风声中折腰、俯看、呢喃低语。她和父亲租住的小屋成了身后一团模糊的灰影，而前方不远处，鸡血藤的紫色花朵和榕树的垂须之下，猩红色的窗帘在风中微微摆动。

她竟然身在傅家的废园里。传说中美轮美奂的南洋橡胶大王的祖宅已成断壁残垣，只有东边的小楼依然完好，中西合璧的大理石回廊被满目颓败之色衬得尤其惨白。

方灯拨开身前的荒草朝小楼走去。明明不过是十几步的距离，可那些疯长的植